



综艺

# 早餐深似海：亲密烟火气是热爱生活的依据

综艺如同一个巨大又充满诱惑力的漩涡，把一位位那些人们认为永远也不会参加真人秀的人物卷入其中。

大家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只有我关心你吃得饱不饱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你了解你所在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早餐吗？纪录片《早餐中国》第三季收官后，总导演王圣志、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和企鹅影视纪录片工作室总监朱乐贤，做了一件颇有烟火气的事：领着一群人在福州城大街小巷里走，寻觅理想的一日之食。

为了深入体验老福州的早餐档口，一大早，陈晓卿、王圣志和朱乐贤分别带队，以三条路线进行探店。其中包括：尚干依心拌面扁肉、老福洲、和《早餐中国》拍摄的小店“福清滑”。他们与附近居民一起排队，坐在露天的桌椅上，品尝当地传统早餐，近距离观看这些极具特色美食的手工作过程。

陈晓卿调侃道：大家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只有我关心你吃得饱不饱。

随便走进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家早餐店，食物自己就会讲故事。当朱乐贤带着大家去吃拌面扁肉时，店主告诉他们，扁肉都是现包的。因为气候、水土的原因，只能现包。包得太早，或者从外地运来的话，水分就会流失，口味会变化。

有人问朱乐贤，如果把全国各地美味早餐小吃集中起来，放到一座城市的商场里供大家品尝，这种操作是否可行？朱乐贤认为很难。食物是有根的，食物也是有在地性的，跟这个地方的水、土、人都有关系。

早餐深似海。王圣志一字一顿地总结。

作为《早餐中国》的总导演，王圣志同时担任海峡卫视总助理，对福州饮食文



福州早餐 锅边糊

腾讯视频纪录片供图

化了如指掌。

福州特色早餐 锅边糊，取材自米浆、海蛎、花蛤、蛭干、熟鱼干、葱花、香菇等，配以油条、海蛎饼、芋粿、馒头等配食。王圣志说，同样一道 锅边糊，本地人之间吃法也存在细微的差别。有的人喜欢在面里加紫菜，有的人喜欢加熟的鱼干。可是每个人只认自己小区楼下早餐店的做法，因为他的味道从小就被楼下的那家店固定了。

虽然形容 早餐深似海，王圣志还是非常执着地拍摄了整整100集早餐。

《早餐中国》在每集短短5到8分钟的时间里，选取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早餐。《早餐中国》自2019年4月开播至今已有一季，共100集，今年第三季目前评分9.0分。

当初，促使王圣志去拍早餐故事的动机，就是陈晓卿说的一句话：人间至味，往往酝酿于人与人之间，最好吃的永

远是人。人的魅力永远大于食物。

王圣志本人每天早晨会花15—20分钟吃早餐。享用食物之时，他会认真观察早餐店里的生态。你看有的妈妈带着孩子，吃完就匆匆去幼儿园上课；你看一个人醉眼迷迷地在那儿吃，后来他去哪里了？我就很好奇，他今天一天是怎么开始的？

王圣志形容，一座城市里的人们，每当经过一个黑暗的浑浑噩噩的夜晚，醒来以后去店里吃早餐，结果又各奔西东，那种生态是无比迷人的。

拍摄《早餐中国》时，他们不会让早餐店老板、老板娘面对镜头说自家食物是最好的，而是会采访一些食客的反饋。例如这些食客说，他早上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过来吃，那就已经说明这个店很好吃。

早餐店里的食客和店主，构成了中国城市每日烟火气的第一个章节。

王圣志第一次去武汉吃早餐，发现某条网红街上一排看下去都是做热干面的。从没有吃过这种食物的王圣志，不知道该选哪一家，于是就决定通过观察店主的神情，来判断食物的美味程度。

大部分开早餐店的人都是一脸疲倦，因为他早起睡不好，人就浑浑噩噩的，做食物的过程中也都皱着眉头，跟顾客讲话没有笑脸。碰到这样的早餐店，王圣志基本不去。他通常会选那种笑嘻嘻的店主。

他们也很忙，很疲倦，但是如果还是会有笑脸，有笑意，这种状态就很好。说明在做早餐这件事上，他认命了。王圣志笑言，他就是很单纯地看表情选早餐。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旁边那家面比他做得好吃，我也不管了！我就认定他们家是好吃的。

他在拍摄《早餐中国》时，会排除掉销售过多品种的连锁店，而更喜欢单调的早餐店。几十年只做锅边糊、油条的老板，手到擒来，游刃有余做一个东西，他凭手感就知道今天做得有没有到位。食物越单调的店，你不用去怀疑，一定是好吃的。

王圣志在福州一年内会去吃100多天的拌面扁肉店，店老板有一项很神奇的本事，只要你在他家吃过3次以上，他能毫无遗漏地记得你的所有小习惯和喜好，例如见你进店了，回身朝厨房流趟喊出来：拌面不加花生酱，加猪油；小扁肉一碗，不加葱。

每次王圣志还没开口，店老板已经把他的早餐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有一次甚至没经过我同意，看到我拖一个行李箱进来，他就不给我点扁肉，直接说猪肝加大碗海蛎汤。

王圣志惊讶之余想起来了，曾经好几次喝醉酒后自己会点 猪肝加海蛎汤，老板居然记住了。所以早餐店的老板，开到后面通透的时候是很好玩的。他

知道自己是赚了多少钱，也无所谓成功失败的，笑嘻嘻地每天在那儿重复做早餐。

而早餐店里的故事，也不仅限于一餐一饭的烹饪和享用关系。

比如你是否知道，当时间临近中午，早餐客人们稀疏、店面冷清之际，早餐店老板们喜欢做什么吗？

王圣志就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很多早餐店老板们，闲下来后喜欢把手机音乐外放，音量很大，自由在地听歌。听的歌有《伤心太平洋》，还有《八仙过海》主题曲。王圣志说他有时候听了就笑笑，毕竟和当下的流行音乐格格不入，然而他又很理解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怎么可能与时俱进？大部分人们都会选择停留在自己的时光里。

美食家陈立表示，吃是生命的本能活动，而烟火气支撑着我们的本源。早餐店给了都市人第一份可以依赖的烟火气。

在朱乐贤看来，烟火气是当我们离家出去又回来的时候，能够看到炊烟升起，能够看到食物热腾腾的气息。烟火气是亲切的、温暖的，可以不用带着防备随时进入的一种气息。他分享，在最近两年里，一日之食 拍摄了超过百家小店和小人物的故事，后续还将以小清新为关键词，呈现隐藏在城市周围、美食背后的人物故事，回归有烟火气的日常。

经历了今年的疫情，王圣志对烟火气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烟火气是亲密，是热爱生活的依据。

我今年上半年过得好好苦，没有办法跟朋友们喝酒，没有办法跟他们热热闹闹坐在一桌子桌上胡吃海喝，我快崩溃了。王圣志觉得，烟火气其实也没什么浪漫，本质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。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没了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快完蛋了。



阿来

## 专访 阿来：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

写作者必须认真地生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阿来的写作习惯跟很多作家不一样。灵感来的时候，阿来会强制自己不写，等又有一次产生写作冲动，再抑制下去。反复多时，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，我想确实到那时候了。写小说之于阿来的意义，是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。

阿来非常在意生活体验对于写作的积累。日前，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阿来说，不管是书本上的学习，还是在大街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积累的经验和，都是在生活中创作出来的。我觉得，我是从生活中来的。

在写《尘埃落定》前，阿来一度怀疑写作有没有意义。因为一场临时起意的行走，在当地老百姓的口述中，阿来走进了土司家族的世界。后来有了电脑，他看着窗外，敲下《尘埃落定》的第一行字。那是个下雪的早晨，我躺在床上，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外边声声叫唤。

因为小说《尘埃落定》，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他从茶马古

给老IP加点新朋友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孩子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？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东西？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？爸爸妈妈为什么老对我不满意？这些亲子关系的问题，发生在我们身边，也发生在一个舞台上的超龄儿童身上。

11月，音乐话剧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平行世界》在上海首演，这个国产动画IP再一次全新跨界。亲子关系的核心没有变，但加入了快递、网课、人工智能等元素。

说到国产老动画，80后90后都能脱口而出几个响当当的IP，葫芦兄弟、哪吒、美猴王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IP的概念。然而，这些IP如今大部分只出现在怀旧帖中，偶尔在屏幕或舞台上被再次演绎，比如《夏洛特烦恼》中的葫芦



音乐话剧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穿越平行世界》

道上偏远、贫困、闭塞的小村庄，一路走向顶级文学殿堂。

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过去10年后，阿来创作了他的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，于2019年出版。5·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，阿来去做长达8个月的志愿者。阿来并未把那段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，直到十载过去，那一天城市警报拉响，突然想十周年了，再也紧绷不住了。以前看到的场景、人复活了，就开始写了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阿来本来打算做一名一线志愿者。结果因为我的年龄和基础疾病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

疫情期间，阿来创作了一部和疫情相关的十几万字小说，但觉得现在发表出来还是不太恰当。

写不光需要构思，还要有一种情感，一股气。气如果断了，虽然故事能接上，但不是那个气息了，大家一看会觉得这个小说好像是两个人写的。所以，我如果继续写，可能会把前面十几万字作废，重新写起。但这十几万字费了很多心血，有些舍不得，就先放下来了。阿来说。

几年前几个熟悉阿来的朋友都会提到，阿来对自然抱有极大的热情。评论家谢有顺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，跟阿来出去，好几次山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就发现他掉队了。看见他在路边草丛中拍一朵小花，

他对植物有超乎常人的热情。

阿来感慨，写作者必须认真地生活。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、学习，把阅历都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。对阿来而言，充分地生活之后，一部小说、一本书，是会自然发生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之前你提到《尘埃落定》不是刻意要写的故事，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诞生的故事。你为什么很重视行走的体验和写小说的时机？

阿来：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博士论文，不是按照市场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计划来写。如果要在写作过程中真正体会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，我觉得必须是沉下心来。生活是像艺术一样的，所以我像艺术一样生活、学习、读书。

前年我去智利，当地大学请我去教学，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计划，我拿着一本聂鲁达的诗，在诗中勾出这些地名。我要去这些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诗人写到了。许多国家我没有去过，是因为没有读过他们作家的书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朋友都评价你对自然的好奇心很重，很惊讶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，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对自然的兴趣？

阿来：二十几年前我们去爬山时，我们真的是驴友，背一个大包，一路上所有东

西都是释而不解，最多拍两张风景照。经过漂亮的岩石，不知道是哪个地质运动期间形成的，但它有它的历史，它有它的故事。我写过山，上面长了植物，我们一无所知。

青藏铁路通车，南方报系找记者去报道，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老师和我为顾问，遇到文化、地理上的问题问我们俩。但他们出去采访，我和老葛待在帐篷和汽车里很无聊。那时候是5月，春天刚刚到来，残雪消融，雪地上的春花开了，这么顽强的生命，这么漂亮。原来我是一个不喜欢摄影的人，但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很大的缺陷，不关心环境，不认识身边跟我们一样的生命。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拍摄，一直到今天。

青藏高原的植物，不敢说百分之百，80%以上我是认识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，而是科学系统归类的归类、效益和应用等等。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时，还能认识这些植物，这感就是现实。遇到困难就战胜它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，你想去哪儿？

阿来：今年疫情期间我取消了两个日程。一个是布拉格，去看布拉格音乐节。我是古典音乐迷，前年去看了两场，不过瘾，今年我订了一整套票，结果全部报废了，还损失了一笔钱。

另一个是哥伦比亚。我经常说带着一

## 看过大头儿子的孩子已经长成了 小头爸爸 国产动画老IP如何迎接新观众

兄弟回忆杀，也只是作为那个年代的象征，老动画停留在旧时光。

从1995年的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，除了2013年的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，除了数百集动画片，还推出了院线电影、真人情景剧、偶剧等。当第一代看大头儿子的孩子，如今不少已长大成了小头爸爸。屏幕、舞台上永远不老的经典动画IP，又要如何与一代又一代的新观众交流呢？

80后张黎是一个5岁宝宝的父亲，自己小时候看过大头儿子的动画片，现在带着儿子来看同款音乐话剧。小时候看，羡慕大头儿子，希望有个像小头爸爸一样能理解自己的爸爸；现在有了孩子，发现孩子的烦恼是相似的，但大人可以做出更好的回应。张黎说。

大头儿子 音乐话剧版导演胡晓庆介绍，音乐剧保留了原著的人设，通过大头儿子 穿越平行世界这个全新的故事，试图探讨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沟通误区。

在舞台中央，是大头儿子的家和学前班。学前班有一场戏，二楼的围裙妈妈和其他家长正在兴致勃勃地交流育儿经验。说到激动处，音乐进入，舞台画面切换，一楼的孩子变成了皮影戏上的人，家长们变成了操偶师。他们声音并茂地宣

讲自己的教育理念，而孩子们则用木偶般的肢体和表情配合他们。

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主任王志庚回忆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很多儿童文艺作品是从国外引进的，现实题材的动画片就更少了。所以，当大头儿子 横空出世，讲的就是身边的故事，观众很有亲近感；而且动画的形式、风格、语言，整体都是走平民路线，不是神秘的、高大上的家庭，是一种平民叙事，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体验到片中的故事。

大头儿子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，它聚焦了父子关系。王志庚说：中国的儿童文学和影视剧作品中，父亲角色太少了，中国父亲在家庭教育问题上是不在场的。大头儿子 正是完整表现父亲形象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，是倡导父亲们放下身段陪伴孩子的好模板。

王志庚说：对于国产动画IP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是一个回头看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往前的问题。梳理经典，再造经典。

事实上，近年来，国产动画对经典IP的再创造已经拉回了一大堆观众的注意力。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《姜子牙》 IP是老的，故事是新的，观众则有老有新。小时候看过《大闹天

宫》的观众，长大后看《大圣归来》，一时可能不会想起来，原来这是个老IP啊！故事和审美早已不同。

哪一类IP会有较大的再利用空间？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邵以然认为，一是孙悟空、哪吒之类的传统大IP，有深厚的历史积淀，得到人们高度认同，可以旧瓶装新酒，常拍常新；二是贴近生活、接地气的IP，比如大头儿子 电影里有一幕讲父母带孩子走进一家商场，放眼望去，通道两侧全是各种课外补习班，这就是对当前城市最常见的一个场景的艺术再现，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。

传统大IP正欣欣向荣，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创IP，则面临更难的境地。郑以然说，由于当时创作条件所限，一部动画的集数较少，而且没有延续下来，《黑猫警长》只有5集，《葫芦兄弟》只有13集；相比之下，日本的《名侦探柯南》已经连续播出了24年，《哆啦A梦》播出了41年。

这三四十年来，国内的观众和社会语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新生代的小观众，审美趣味已经不同，在信息时代，10岁的孩子可以自己接触到全世界的优秀动画，会迅速口味变刁，这是无法回避的激烈竞争；而已经是资深青

年的80后，也对翻拍不再感兴趣。

所以，国产动画的原创IP如何才能长盛不衰？郑以然总结，首先是强大的持续制作能力，不断出新，与社会一起更新进步；其次是制作适合全年龄的产品，不仅是低幼，比如，同样是破案，柯南就能比黑猫警长拥有更宽年龄段的受众，《大圣归来》《哪吒》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给老IP加点新朋友也是一个成功经验。央视动漫在创作调研中发现，除大头儿子 观众对大头儿子的好朋友棉花糖的支持率高层榜首，于是在2016年推出了女童系列电视动画《棉花糖和云朵妈妈》。此外，还有大头儿子 人工智能机器人、大头之家 动漫主题馆 各种玩法与时俱进。

当孙悟空们已经登上了筋斗云，我们可以看到 国产动画原创IP的重启也在进行中。2019年，《舒克贝塔历险记》时隔30年后推出了为这一届小朋友打造的《舒克贝塔》《我为歌狂》在时隔19年后也于2020年播出了第二季 观众大呼 爷青回。85后吴鹏有一个宏大的梦想：如果能拍一部动画，把黑猫警长、葫芦兄弟、太阳之子、海尔兄弟这些主角放在同一个时空和故事背景中，创造一个他们共同的优秀动画，会迅速口味变刁，这是无法回避的激烈竞争；而已经是资深青

韩浩月

12月5日，《演员请就位2》举办了终极盛典，节目进行网络全程直播，整场活动给人的印象更接近于颁奖礼，演员胡杏儿获得冠军，也被认为保住了节目最后的体面。

比起第一季，《演员请就位2》获得了传播层面的成功，舆论注意力没有聚焦于演员与内容，更多地被场上导师嘉宾的

口角所吸引。从郭敬明坚持将S卡发给一名看不出有多少表演经验的演员，到李诚儒怒怼郭敬明并退出节目录制，还有尔冬升与陈凯歌之间的唇枪舌剑等，都进入网友视线，制造了一轮热议。

《演员请就位2》的官方定义是 角色竞演类真人秀，作为角色竞演，节目是失败的，而作为真人秀，节目是成功的。制作方深谙真人秀的真髓，不断提供矛盾发生的空间，制造冲突产生的机会，放大嘉宾对立时的细节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比起将工夫花在演员与内容身上，名人之间的口角更容易带来流量。

舆论撕裂之处盛产流量。比起 演员请就位 这个名字，导师请吵架 更适合这档节目，对于参与的演员来说，他们也是受益者，只是获得的并不多，因为从始至终，站在舞台中央的他们只是陪衬的角色，甚至那几位如齐泽克所言，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而表演自己的导师，也不是主角，充其量只是担任了工具人的角色。真正的主角没有面孔。

对于年轻演员来说，参加真人秀，尤其是有名人担任导师或评委的真人秀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个机会，更多地指向了对圈子、资源的渴望，但一个冰冷的现实是，当大幕拉上，人员散场，演员们或会发现：愈加热闹的舞台在幕布拉上后会产生愈加庞大的虚空，为了得到那个理想化的果实，他们需要奔向下一个被目光烧灼的现场。

李诚儒的中途退出，不仅是个人性情使然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在于他演员的身份以及对表演的理解遭到了冒犯。与其他导师的口角冲突，显然不是他退出的主要理由，他只是在舞台上，看到了表演的必要性，看到了真正的演员在这个圈子里，实际上处在一个被支配的尴尬位置。他的退出是为了捍卫自尊心，这份自尊心不只是属于他的，而是属于一个固守某种传统的演员小群体的。

综艺比电影、电视的渗透力与到达度都高，这20年来，综艺的扩张速度，商业价值，还有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，要超过其他娱乐形式。不同形式的综艺，如同不同握姿的拳头，狠狠打在受众渴望聚集、渴望热闹、渴望表达的内心深处。人们通过综艺寻找明星身上属于普通人的那份特质，以此证实自己与那些 辉煌的存在 同处一个时代，公众乐于见到过于神秘的明星在综艺中挤眉弄眼、犯蠢受伤，表现出一个凡人的七情六欲。粉丝们时而狂热时而冷漠，娱乐浪潮迅速掀起一些人又迅速放弃一些人。

综艺制造过明星，把不少出身平凡的草根，打造成全民瞩目的明星，但相比于毁掉明星，综艺显然在后者发挥了更大的威力。综艺常客张大伟曾说过，我觉得真人秀会毁了全国所有艺人的，所有的艺人都没有在做自己的（本行）发光发热，所有人的才华都用在是做真人秀上。综艺如同一个巨大又充满诱惑力的漩涡，把一位位那些人们认为 永远也不会参加真人秀的人物卷入其中。

综艺给演员带来了曝光率，由于播出时间固定，网络可以反复收看，内容贴近全年龄观众，在热门综艺播出的季节里，明星演员几乎与观众的吃喝拉撒捆绑在了一起。综艺允许演员在镜头前表演，但更鼓励演员展现真实，因为只有真实的力量，才可以击穿屏幕的阻隔，让观众产生更强的共情能力。但过近的距离在带来亲密的时候也带来了厌烦，这是人性中最不可捉摸的部分，观众并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曾经喜欢的演员变得油腻，这不能怪观众，也不能怪演员，只能说两者通过综艺建立的 假性亲密关系 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与推敲。

参与过多的综艺节目，让这些著名演员拥有了一张综艺脸，以往那些塑造的优秀影视形象逐渐淡化了，消失了，观众想到他们的名字，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他们在综艺节目里的一颦一笑，当他们再次回归大银幕或荧屏，综艺气质也总是强悍地抹掉角色气质，蛮横地出现在观众眼里。当一名演员被综艺彻底地改造过后，其表演便有了残废的特性，或者说，已经不太适合持续严肃的表演。

著名演员的综艺之路，给年轻演员形成了榜样，不乏有年轻人，把综艺舞台当成自己走向娱乐圈的唯一通道，当学习、阅读、游历、沉思等，作为一名演员必须有的训练与积淀，都失去了存在价值。不断变化身姿的综艺，在未来仍会有强大吸引力，但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说，能够拒绝被卷入，或是捍卫自己 演员 身份，才是正道。